續禮記集說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表記

朱氏申曰仁者天下之表也此篇記孔子言仁爲詳故以表記名篇

姚氏際恒曰是篇較坊記爲劣多是老莊之學其言仁處尤戾戰國時異端之學告子雖外義然尚以仁爲內也此則併仁而外之矣其篇名表記者取篇中仁者天下之表也列下帖

陸氏奎勳曰藍田呂氏曰名篇之義取仁者天下之

表句余按篇中詳于言仁呂氏之說是也孔門以仁爲教于此可見一班鄭氏乃云以其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者故曰表記是因首章有不矜而莊數語也試觀緇衣之篇其名義不在首章在次章可以決先儒之當否矣

姜氏兆錫曰名表記者鄭氏謂記君子之德見于儀表也通篇備言誠敬仁孝之道而程子尤愛首篇第六節莊敬日强等語以爲至粹蓋其語即古人丹書之遺而一篇之綱領亦不外是也方氏曰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皆總其大同之略子曰者四十五皆列

其小異之詳也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

孔氏穎達曰隱而顯者言君子身雖幽隱而道德淸通聲名顯著也不自尊大而人尊敬不自嚴厲而人威服不須出言而人體信以其積德感通故所致如此

姚氏際恆曰君子隱而顯此句有弊君子處世在隱不必求顯如乾初之潛龍勿用及孔子曰舍之則藏是也在下而使聲名彰徹斯東漢諸儒所以有黨錮

之禍矣孔子身不得大行而名顯于萬世此豈屬有意爲之哉諸儒解爲潛伏孔昭之義按下三句莊威信皆屬外體觀感上言不應上句顯字獨爲中庸愼獨之莫顯殊非一例義且隱而顯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語義亦天淵何可通乎又或解爲闇然而日章按中庸此句釋詩衣錦尙絅之義則闇然主在外言日章主在內言與此正相反又何可通乎　又曰孔子之歎歸與者思狂簡也若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等義自當無時不然豈必欲歸而始謀之哉朱氏軾曰隱而顯賅下三句不矜不厲不言隱也莊

威信顯也歸乎疑有誤當作於乎歎美詞也

姜氏兆錫曰何氏曰隱謂身隱也顯謂道顯也其下三者正所謂隱而顯也馬氏曰其迹隱于幽其名聞于人以其德蘊于中而輝光發于外也惟如是故無事矜持而自端莊無事飾厲而自威儀無事言說而自明信也愚按此篇與中庸相終始中庸以是終乃切指學者進德之功表記以是始蓋惟明聖人立教之意也此章凡九節皆言敬德之實

方氏苞曰孔子將歸老于魯慮二三子因道之不行而自弛置故告以君子不得志于時果能修身以見

于世尚可以化及于人也隱者身之晦也顯者道之明也身可晦而道不可不明道明則教可傳人可化不矜而莊則人望其容貌而不生慢易焉不厲而威不矜而莊則人望其容貌而不厭然是也不言而信曾子避寇而沈猶武城人皆諒之小邾人重季路之要言是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闇然故闇日章故顯不矜不厲不言隱也而莊而威而信則顯矣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躬今[illegible]書作身

黄氏震曰不失于人謂交際之間敬謹也惟不失足于人故其貌足畏惟不失色于人故其色足憚惟不失口于人故其言足信忌戒也惟徹戒故無可擇之言在躬蓋舉一端以爲證

姚氏際恒曰本論語巧言令色足恭爲說上言莊威此言畏憚皆主剛猛一邊說非聖人中和氣象

姜氏兆錫曰甫刑即書呂刑也忌戒懼之意罔有擇言在躬與孝經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同義呂氏曰君于修身之要有三曾子告孟敬子所貴乎動容貌正顔色出辭氣而已冠義亦云禮義之始在于正容體

齊顏色順辭令若所謂巧言令色足恭則反是也

方氏苞曰不失足于人孔子之不見陽貨是也不失色于人王勃然變乎色而孟子不爲之變是也不失口于人不與王驩言是也樂正子從于敖之齊齊諸臣就右師之位而與之言是謂失足于人足容不恭失之小者耳君子之貌色豈惟不可失于人苟能一依于禮亦可以抑人之邪心其于言也平生無諾責則雖遇變故而不能復亦不害爲足信也

子曰裼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姚氏際恆曰裼已又襲襲已又裼是謂不相因也若

裼而不知襲襲而不知裼則相因而瀆矣

朱氏軾曰禮有節文偏于一則瀆矣相因者偏于一者也

姜氏兆錫曰應氏曰二者文質異宜易服從事各存其敬耳不以襲爲裼裼爲襲相因以致褻也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

孔氏穎達曰祭祀極盡于敬不可繼之以樂而不敬朝禮極盡于分別政事不可繼之以懈倦而不分別也

姚氏際恒曰朝極辨二句倣論語先勞無倦爲說而

語義晦

姜氏兆錫曰辨者節文明也樂則敬弛倦則節紊皆非自强不息之意也

方氏苞曰祭之終獻酬與語衎而易弛故以樂爲戒

子曰君子愼以避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

姚氏際恆曰愼以避禍倣論語先勞無倦爲說篤以不揜倣中庸誠之不可揜爲說恭以遠恥倣論語恭近于禮遠恥辱爲說

姜氏兆錫曰篤以不揜篤實則輝光也

方氏苞曰篤則所行皆實不必自揜飾李光坡曰篤

實行道險夷一節不可困迫非光輝之謂也君子之
德暉未有不著于外者然皆篤實之不可揜非有意
于自表著也敖情則或承之羞屈諂則反以召侮故
惟恭爲能遠恥
子曰君子莊敬日强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
儳焉如不終日
程子曰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
就規矩
姜氏兆錫曰周氏曰日偷亦言君子者謂雖爲君子
不入于日强則入于日偷也

方氏苞曰莊敬日強則作德日休無時而不泰然安肆日偷則從欲心勞馳騖追逐傀焉如不終日故君子不敢有一日而安肆也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

姚氏際恆曰擇日月以見君義僻鄭氏謂臣在邑境者亦不得不作如是解耳或謂之互文亦曲說也

姜氏兆錫曰齊戒擇日月凡以致謹于幽明之交上下之際也分言之者蓋互文與玉藻將適公所齊戒周官祭祀前期十日遂戒是也　又曰葉氏曰事鬼神敬于幽故主齊戒見君敬于明故主擇日月

子曰狎侮死焉而勿畏也

馬氏晞孟曰狎侮至于死而不畏者蔽其所褻也

姜氏兆錫曰此章當有缺文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

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陳氏澔曰此言賓主之交際當慎始敬終如初筮之誠不可如再三筮之瀆慢也

姚氏際恆曰引易義不協想僅取褻瀆字相類故耳

諸儒皆以交際敬終數則致疏爲解牽紐正義以就引經可乎

姜氏兆錫曰辭者相接之言如聞始見君子者辭之類禮者相見之摯如羔雁雉鶩之類易蒙卦辭也凡古者初筮必敬數則瀆故童蒙求教者必誠敬如初筮則教者告以治其蒙若瀆慢如再筮三筮則不必告矣引此以言賓主之際當慎始敬終而不可瀆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利也

姚氏際恆曰仁者天下之表一句以之命爲篇名是則爲一篇之綱領矣而其爲仁則失之也孔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先言克復而後乃言歸仁此

但云仁者天下之表則是語用而遺體矣報字晦甚
鄭氏以爲禮然何以不名禮而名報呂與叔謂德怨
往來若是何以並仁義而爲言郝仲輿謂仁者愛人
則人皆愛之義者敬人則人皆敬之故爲報者天下
之利然何以並立以爲三且仁義乃望報求利具耶
朱氏軾曰利者順也一往一來而後人情乃安先王
制禮所以順而導之也
姜氏兆錫曰表猶極也仁爲萬善會歸之極也報注
謂禮也禮尚往來也應氏曰仁之體大而尊故曰表
義之體方而嚴故曰制報之爲禮則彼感此應而有

不容已者其何利如之方氏因仁足以長人故爲天下之表義足以方外故爲天下之制報者禮也禮尙往來則爲天下之利明矣愚按應氏善矣但其論仁又以昭揭衆善而人心儼然知所敬爲表字之解則于仁之爲表尙牽合而不如方氏之得故刪而存之又按前章首言敬德之實而章內五節遂言仁義諸德之妙與其所以求之之方者以敬者德之聚故也故此發其端而下文之言德也蓋詳

方氏苞曰仁者人心所同鄉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故曰天下之表利者義之和也喪服自世父母

叔父母以下多曰報蓋彼此互致其所當致則恩義洽而無睽乖利莫大焉況人事之酬酢乎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陳氏澔曰以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觀之此章恐非夫子之言

姜氏兆錫曰詩大雅抑之篇太甲伊尹告太甲之中篇引之以見凡人德怨必報而君臣民亦相爲報德以致勸懲之意也愚按此節蓋爲施德怨者示戒勉

也以勸懲二字推之可見若爲受者而言則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此至聖之權衡所自出而天下之中道也又何以易此言哉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孔氏穎達曰以德報怨是寬愛已身之民欲苟息禍患非禮之正也

姚氏際恆曰上節以德報怨老子之說按孔子曰以直報怨而此故改之爲以德報怨孔子折以德報怨之非詰其何以報德而此故譽之爲寬身之仁皆明

與聖言相反又增以怨報德亦亦穿鑿無謂

姜氏兆錫曰以德報怨聖人固慮其無以報德也然忘人怨衆德之猶爲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忘人德而衆亦且怨之矣非刑戮之民何哉此二節言報者天下之利之意也

方氏苞曰怨者猶以德報則物莫之傷而身之所處寬然矣然意主于寬身則非仁之正也故謂之寬身之仁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姚氏際恒曰無欲而好仁者三句倣孔子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爲說以未見爲一人語下滯甚一人者何人乎議道自己置法以民此是荀韓家言所謂道德之意流爲法術者也本文明分道與法已與民而孔氏謂好仁之法須恩惠及人當恕己而行己所能行乃施于人等語絕非本文意陸農師謂置者意在弗用夫置法弗用又豈有是理惟不可云議道自己置法以民耳

朱氏軾曰無所爲而爲者不可以望之衆人故置法以治之法者善有賞不善有罰故民皆知勸善而懲

惡若律已則惟知有道而已爲善未必福而善不可

不爲爲不善未必禍而不善必不可爲也

姜氏兆錫曰置猶立也此節言仁者天下之表之意

也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

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

罪者强仁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

于仁者薄于義親而不尊厚于義者薄于仁尊而不親

孔氏穎達曰仁義相須若手之左右仁者人也言仁

恩之道以人情相愛道者義也凡可履蹈而行者必

裁斷得宜

王氏應麟曰仁對道言張宣公以為言周流運用處

右為陽而用之所行也左為陰而體之所存也

吳氏澄曰日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稍劣仁右義左

猶言禮先樂後志至氣次云爾蓋仁者中心之所具

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體先用後體至

用次故借左右二字以喻其有分非謂一尊一卑相

去懸絕也仁之為體以此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也

道之為用以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稟

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收物之氣多者義

厚而仁薄仁者温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

陸氏奎勳曰左右之喻太奇不似晉論語氣渾然諸家詮解費力江陵項氏曰當以下二句爲解仁卽人身也道卽義理也人身能行仁義故爲右右用力也義理不能自行故爲左左不用力也

姜氏兆錫曰仁右道左者右先而左隨之蓋不可離之意也仁者人也以仁心而言道者義也以理而言

古吳何氏曰薄于義則仁爲徒善薄于仁則義爲徒法

方氏苞曰厚于仁者四句此謂氣質有偏勝者

道有至有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王去聲鄭謂義上當脫一有字

石梁王氏曰義道以霸非孔子之言

姚氏際恒曰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倣論語觀過知仁爲說孔子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此用之而增其罪者强仁贅而失理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仁之與道其義如此今云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非矣中庸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此云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于仁者薄于義

親而不尊厚于義者薄于仁尊而不親以中庸言親親尊賢爲大而以爲不尊不親孰滯難通道有至義有考尤晦依鄭氏義上補有字作道有至有義有考亦何可通耶

姜氏兆錫曰至道義道自成德者言考道自入德者言此三節首言仁者天下之表而因言義者天下之制之意也

方氏苞曰至道者于道知之盡行之至也義道者能因事而制其宜也下此則于道未有聞亦不能眞知事之宜而制之但或監于成憲或稽于衆言而不敢

大悖于義故爲無失而已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强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憯七感反今毛詩作躬案武王烝哉句今本無

徐氏師曾曰人之體仁不能皆至故隨其力之所至而言皆可以仁名是仁有數也義以制事本無定體故隨其用之所處而言皆可以義名是義有長短小大也故以仁言可惻之事感于外而中心之憯怛形焉是爲愛人之仁其所發者深矣循古人爲仁之法

而勉強行之是爲資人之仁其所發則淺矣行仁于今時澤及于後世而爲數世之仁惟其所發者深故其所及者遠取仁于人僅成乎已而爲終身之仁惟其所發者淺故其所及者近也仁之數如此則義之長短小大可類推矣

姚氏際恆曰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曰仁義禮知非由外鑠我也此云牽法而強之資仁者也非矣引詩證數世之仁終身之仁亦無意義

陸氏奎勳曰義卽仁中之義仁所以有等級者義有長短小大也舊說惟四明沈氏得之

方氏苞曰仁自親親之殺以至仁民愛物各有分數而不可混淆若妻子之愛上同于父母恩及禽獸而功不加于百姓則反有害于仁義之長短大小則必以所處之時位所值之事變權衡焉取其大者長者而毋以小者短者害之中心憯怛與率法而行資力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與終身之仁功施久近之數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遠于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仁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

姚氏際恆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倣論語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爲說

朱氏軾曰賢者可知謂不必聖人也以人望人猶云以人治人仁之爲道極言之則堯舜猶病切言之則反求卽是

方氏苞曰此言君子自待宜厚責人宜輕也蓋必天理純固而後謂之仁一時一事所行得宜卽可謂之義義之輕不若仁之難也然君子欲盡人道則仁雖任重道遠而不可不勉爲其難至于度人苟律以義

之精義之全則難乎為人也惟以衆人望人則一事偶合猶賢于一無合者少依于義猶賢乎背而馳者

荀卿云君子度巳則以繩接人則用紲亦此意也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巳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巳

陳氏澔曰烝民之篇言求其能舉德者惟仲山甫使其或有不及我思效忠以助之而山甫全德無可以

致助者夫子引此又引車舝詩而贊之曰詩人之好
仁如此中道而廢言力竭而止若非力竭則不止也
不足少也人老則未來之歲月少矣俛焉無他顧之
意
姚氏舜牧曰中道而廢當作中道不廢
姚氏際恆曰引大雅舉字証上舉者莫能勝引小雅
行字證上行者莫能致子曰詩之好仁以下單論小
雅詩也孔氏分解不誤覯鄉道而行行字可見後儒
多謂兼論二詩非　又曰中道而廢不可詳鄭氏謂
力極罷頓則止與下斃而後已義相戾徐伯魯作反

說又與下忘身之老義不連

朱氏軾曰此經言求仁不可不勉當如仲山甫舉人之所不能舉而不求助于人也　又曰中道而廢謂豈肯中道而廢也

陸氏奎勳曰古音行字讀杭朱子訓景行爲大道最得鄭注景明也有明行者謂古聖賢也毛詩戴記旨皆不合

方氏苞曰引詩見中心安仁者雖不可企及茍能如詩之好仁日有孳孳斃而后已雖利仁之事終亦可以至于安仁也當依中道不廢文誤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孔氏穎達曰取仁行故尙有過天性仁則全無過

姚氏際恆曰鄭氏謂辭爲解説非也若是則是小人之過又從而爲之辭矣或謂辭猶違也謂有不善則知避之此解可通然又與上與仁同過之過不合

朱氏軾曰人人失其所好猶云天地有憾堯舜猶病惟其然故仁者不能無過

姜氏兆錫曰易辭猶易辨也仁之所以難成者以其失所好而好非當好耳苟志于仁而得所好雖或有

過其情則善豈煩言而辨哉此見仁雖難成而求之卽是之意也　又曰方氏曰失其所好仁所以難成苟仁矣縱有過易辭也況無過乎

方氏苞曰此承上二章言卽不能日有孳孳死而后已但不失其所好而有志于仁則雖有過必不至于大過而人亦易諒示人不可畏其難成而不好也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姚氏際恆曰從論語以約失之者鮮矣增多爲說

姜氏兆錫曰此節三近字與論語有子近義近禮意微異此蓋稱其能近如剛毅木訥近仁之近而因以示勉也恭不侮于人故近禮而寡過儉不奪于人故近仁而易容情可質于人故近信而可信而又皆敬讓以行之所以過失鮮而不甚也詩大雅抑之篇又曰呂氏云三者未足爲仁然亦行仁之資也云雖有過不甚云以失亦鮮皆勉人致力于此以寡過而進德也愚按論語恭近于禮節乃慮其違于禮義之屬而勉其近之之詞此節則幸其合于禮仁之屬而稱其近之之詞蓋本文恭寡過三句語意側恭儉之屬

而不俱禮仁之屬而下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
禮二句亦以其本近于仁禮而求爲之非以其違于
仁禮而欲近之故此與論語文相似而實不同
方氏苞曰凡事以情實則近于信矣曰近信者如言
或以實而不能復然其道自可復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惟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
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
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勸勉愧耻以行其言禮以節之
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
之有壹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鄭氏康成曰移讀如水氾移之移移猶廣大也

陳氏澔曰移讀爲稱

吳氏澄曰上言愧人我愧之也不言愧耻彼自愧也

徐氏師曾曰責之太嚴適以重其畏難之心成之無道無以鼓其從入之路此仁之所以難成也君子不以己之能者病人恐形人之短不以人之不能者愧人恐沮人之進此責人之恕而使無畏難之心也其制行以立教不制以己之所獨能而必以天下之所其能者爲法使賢者勸勉不肖者愧耻必至行顧其言然後止而又制禮以節之無過不及約于仁之中

信以結之著誠去僞致其仁之實齊其容貌驗其仁之文正其衣服稱其仁之存廣其朋友求其仁之輔欲其表裏專一于仁此成人之周而使知從入之路也聖人之語教如此此縱有懈怠而欲爲惡者獨不愧于人而畏于天乎故引詩以明之

姜氏兆錫曰惟君子能之以見人所不能也移猶化也極猶法也制行所以立教必以人所能行者爲制而不制以已此之謂違道而前所云置法以民也是使民有所勸于前愧于後以行其言而又禮以節其行而齊之信以結其志而固之容貌以驗其文而章

之衣服以表其德而化之朋友以示其法而正之民以左右夾持而壹其趨也如此即欲不爲仁獨弗愧于人乎而畏于天乎君子自成德而言聖人自立教而言

方氏苞曰使聖人制行以已則中人之不能行者不知其可耻惟制法以民然後衆有所勸有所愧也游惰之士垂緌五寸不齒之人元冠縞武所謂衣服以移之也鄉論秀士而升之司徒則與選士爲羣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則與國子爲羣其不率教者則簡右鄉移之左簡左鄉移之右不變移

之郊移之遂屏之遠方終身不齒所謂朋友以極之也此所以使民勸勉愧耻而行有壹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耻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姚氏際恒曰有德自然有行無行便非實德有其德而無其行此句有礙

姜氏兆錫曰此章七節承上章之意而備示求仁之方也

方氏苞曰世豈有德而無其行者是非君子之言也或曰義理之明于心亦德也然遭變而毀其行者多矣如揚雄之類是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于天下故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于天子

陸氏奎勳曰秬鬯即鬱鬯孔疏强分爲二愚謂承上文親耕故但言秬鬯也郊天之禮無從詳考按小宰注云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冢農

師謂特陳之而已國語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曰王即齊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齊三日王乃淯濯享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牲王祼鬯享醴乃行此可證孔疏之失

姜氏兆錫曰此章四節承上章仁義禮之意而因言上不驕爲下不倍之道也

方氏苞曰下文獨舉天子諸侯蓋貫極于人君義不可以無事則臣下不待言矣若士農工賈而棄其業則謂之罷士罷民先王之世罰必及焉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

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尙其事不自尊其身儉于位而寡于欲讓于賢卑已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陳氏澔道曰恭則不侮儉則不奪二者之于仁有其質矣乃可以從事于仁故曰以求役仁信則不疑讓則不爭二者之于禮有其質矣乃可以從事于禮故

曰以求役禮
朱氏申曰文王事君之小心翼翼然其敬也以此心而明事上帝能懷來乎多福其德無所回邪故能受四方之國也引文王以證數聖人之道無不如此
陳氏澔曰莫莫茂密也枚曰條榦曰枚文王求福不回邪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姚氏際恒曰以仁言役以恭儉言役仁義戾
朱氏軾曰君民謂自專擅人臣施德于民必稱君命所謂善則歸君愛君之至也役仁役禮者以其身爲仁禮用而竭力以奉之也

姜氏兆錫曰篇中反復丁甯皆示謹身蓄德之意而章內所引者上自舜禹后稷下及文王周公惟聖人事君猶不違此意況學者乎此足以省矣

方氏苞曰孔子之時齊之陳氏魯之三桓晉之三族皆以私恩小惠自結于民以傾其君乃亂賊之心不可復以仁義貫之矣等而上之則齊桓晉文少立勳王之功遂有屬服羣侯之志孔子蓋深嘆僭亂之由而發此嘆故舉舜禹文王周公以爲事上之準則而孟子則明著其義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耻名之浮于行也是故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尙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其民敬尊之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惟欲行之浮于名也故自謂便人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豈以强教之弟以悅安之樂而無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

姚氏際恆曰凱和樂義又善義以云强教未協（强字音平）

（音从 皆然）

姜氏兆錫曰尊顯也壹專也惠善也善行多但節取以示專也情如聲聞過情之情猶實也過高也率循也所謂本分之外不加毫末也此章七節先言人君當盡尊親之道而因遞言四代以實之也

方氏苞曰當作名之浮于人也蓋后稷之烈至矣而未嘗自尚其功而世人動自謂有功于人惟欲名之浮于行耳先王之教世順而易者固無所用強至如喪期之禁食色戰陣之忘身命任負之代長老明知人情所難而取必焉未始非強教也故喪服記于旁親皆曰報記曰禮得其報則樂知人亦以此致于已

則說而安之矣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于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于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于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

應氏鏞曰命者造化之所以示人者也顯而易見故人玩之鬼幽而難測故人畏之

吳氏澄曰上言至德之君子能兼父母之尊親此則言其各偏于一而不兼有者

姚氏際恆曰論尊親之編絕非要典夫親而不尊不

將闕于禮乎尊而不親不將隔于情乎且中多瑣褻

牽強處

姜氏兆錫曰下賤之也命謂君之教令也命非不尊

但視鬼則較親耳此承上文而反言之且以起下文

各節之意也

方氏苞曰三代以前誓師而外教令無不平易近人

者盤庚遷殷民不適有居在位者胥動以浮言而詛

復化誘如父兄之語子弟言及斷棄用罰則稱高后

及其祖父以臨之可徵古民之畏鬼神過于教令矣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

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惷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

孔氏穎達曰先罰後賞案左傳云賞以春秋罰以秋冬又月令春夏行賞秋冬行刑與此違者彼謂王者大體一歲之中法天道生殺故春夏賞秋冬刑此謂賞罰同時所行故夏則先賞後罰殷則先罰後賞也

王氏應麟曰漢武帝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皆言殷

政之嚴也書曰代虐以寬詩曰敷政優優豈尚嚴哉

方氏慤曰近人而忠夏周所同而獨與者夏之近人本乎尊命周之近人本乎尊禮命之所制者簡故近人之敝喬而野禮之所飾者煩故近人之敝文而不慙

朱氏申曰夏尚忠忠則不欺于人故尊命殷尚質質則入與物辨故尊神周尚文文則出與物交故尊禮

吳氏澄曰惷愚喬內之無知野朴不文皆外之無矯飾蕩謂馳心于幽寘不靜謂不敢自安禮有節度儀文外有文飾則與直情徑行者有間矣如哭踊之有

節則非如自然之哀也賊而蔽謂雖貨財筋力之不能勝有害於己亦蔽于虛文而不知反

姚氏際恆曰老子曰絕巧棄利又曰三者以爲文不足蓋以利巧爲文故絕棄之也此云利而巧與之正同其論三代倣處尤周章無理大抵皆緯書之說元命包曰夏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莫若敬殷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莫若文周立教以文其失蕩救蕩莫若忠又其先賞後罰先罰後賞賞罰用爵列悉謬悠之說不詳辨

朱氏軾曰教誠之謂命夏道專事教民不示以不測

之威故人愛而親之不測之謂神惟不測故可畏殿
道尊務嚴肅故人敬而尊之近人者上之親近乎人
上親人故人亦親上
姜氏兆錫曰石梁王氏謂此條未敢信爲孔子之言
今考閒居篇極推美于三王者自其所性之德而言
此遞推倣于三代者自其所尙之治而言德盛本乎
身而治倣則成乎習本乎身者身主之而成乎習者
莫能主之也其流極使然也且彼爲專稱三王之詞
而此下四節爲歷溯四代以極尊大舜之詞其旨趨
亦不無小異讀者不以文害辭則得矣下數節倣此

方氏苞曰賊而倣李光坡曰謂以煩文縟節相督責
而昧于情理之宜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于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于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吳氏澄曰夏先爵賞以勸人之善爲急殷先刑罰以懲人之惡爲急周雖用夏之爵賞而不足以勸雖用殷之刑罰而不足以懲故曰窮蓋承殷之後時愈難治故也
郝氏敬曰夏道尊命天道無言故不煩辭合夏道所

以最近古也殷人尊神而禮文未煩然罰以爲先則
于民求備矣周人以禮强敎民于事鬼神之禮未衰
其于治人之事賞爵刑罰窮矣二代之治所以不及
夏也
姜氏兆錫曰未瀆辭以尊命也未瀆禮以後禮也未
瀆神以敬神而遠也望猶怨望之望求備之甚也窮
猶盡也夏道雖不求備責望而民忠君親上豈有厭
乎殷有求備則已殆矣周强民則殷人不服化而責
望之也而于是賞爵刑罰至此無以復加矣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殷周之民不勝其敝

黃氏乾行曰此上三章疑非孔子之言孔子嘗學夏殷之禮而深惜其無徵極稱周禮之文而屢發從之之志何至歎其敝壞至此極乎且以强民與不勝敝歸諸當代亦非聖人爲下不倍之義

姜氏兆錫曰凡物有質必有文道相猶也而凡物必先有質而後有文道不相猶也質本也文末也以末輔本謂之彬彬否則甯儉甯戚可也諸節之意亦孔子告林放之意也

方氏苞曰非殷周之道有敝也俗之敝立法以禁之而法之中又生敝焉則終無以勝之矣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子言之曰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君天下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耻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孔氏穎達曰富有四海而不驕是有禮也下威訓畏下明訓尊言舜之道德欲威懼于人則在下之民惟畏懼之舜以德明揚善人惟能得善人天下之人所

以尊重之

吳氏澄曰恥費不侈用也

姚氏際恆曰以上五章皆傳老氏之學者所言也孔子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畏于匡有文不在茲之歎而卜天之將喪未喪斯文以自解聖人尊周若此重文若此初未嘗有告其時文勝之說也自老子生其時倘一切元妙淸虛惡周之文思古之質欲以無爲變之于是以聖智仁義巧利三者謂之文而絕棄之欲一歸于素朴老子曰絕聖弃智絕仁弃義絕巧弃利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朴所以後來莊列儀壘之徒各逞

其說于時以致二氏之教分亂于天下以與吾儒爭衡也其惡文之深也併謂殷爲文之至而尊夏其思質之深也併謂夏爲厚其子而尊虞究其尊虞帝也僅作不厚其子惠而能散等語亦淺乎其尊虞帝已皆異端之說也至于夏殷之禮孔子尙數無徵彼何人斯乃能歷歷言其所尊所黻所尙諸端如此之詳且悉耶且以周人而言本朝謂之續禮解者曰已續禮猶未續神焉謂之强民謂之極黻不亦生今反古之民乎夫文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各安其倫萬物之各得其理而聖智仁義禮樂之所由著也天地自黃農而後固有日開其文之勢而帝王之治

天下不可一日無文孔子言唐堯之煥乎文章史臣述虞舜之禮樂命官觀象十二章非唐虞之文乎孔子于三代獨美周文之郁郁者誠以文至周而尤盛非謂周有文二代無文也況曰監于二代正監其文耳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旣共此學共此倫又何不共此文乎蓋質者文之質也文者質之文也二者不可相離猶所謂體與用之謂並無本末輕重之分苟語體而遺用語用而遺體則相離矣相離則相勝矣自古帝王未有不兼乎文質而爲治者孔子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是也使虞夏而

徒有其質不將不得爲君子乎若以勝不勝爲言則
所謂野與史者又豈是貶虞夏而刺本朝耶茲語流
傳失實以至緯書諸說分三代爲忠敬文或忠質文
皆不經之言也其謂周之質不勝其文其道不勝徼
後儒因此有周末文勝之弊之說尤大謬不然斯文
爲人安其倫物得其理聖智仁義禮樂之所由著雖
歷千古而無弊周法之弊在于諸侯强王室微非文
勝也據春秋時已爲周末戰國直無周矣齊桓以空
名尊王衰氣一振此猶屬文之功而謂之文勝之弊
可乎若以文章而言猶不得謂周末文勝之弊孔子

序書述詩作春秋傳論語皆在定哀之世孟子七篇闡明聖道出于戰國凡此者其文之爲功于天下萬世者何如可以周末少之乎而謂之文勝之弊乎其時老莊楊墨襍出老莊惡文思質者也（莊子曰文滅質然後民始惑亂）于時游虛蹈無弃絕聖智仁義禮樂而文始亡楊氏爲我墨子兼愛至于無父無君其言盈天下而文幾澌滅殆盡不有孔孟聖賢力持正道使斯文一脉未喪則吾儒之學其不汩没于二氏者幾希矣故謂周之文勝而敝者是卽老莊之徒厭惡其時之孔孟而爲是言也然則奈何以吾儒之書而存是言也乎

又曰嘗觀論孟所載或人弟子諸問往往有涉于異端者而孟子中尤甚今卽以表記此數章所言合之可驗論語或曰以德報怨卽老子報怨以德之說而表記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卽老子此三者以為不足者故今有所屬見素抱朴之說而表記曰殷周之文至矣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孟子萬章曰人有言至于禹而德衰不傳于賢而傳于子而表記于舜曰生無私死不厚其子卽此數者可見當時不有大聖大賢持衡秉中力排羣議眞使萬古長夜矣此等之說已經聖賢駁過而漢儒無識猶捃拾記中後之

儒者以其爲經也不敢辨間有辨者終以其經也不敢力辨即辨而又不能窮析其源流之所在嗟夫尊經所以尊聖賢也明知背戾聖賢而昧其是非之心曰吾以尊經則孰若甯冒不尊經之名而以尊聖賢也與

朱氏軾曰生無私謂有天下而不與也視民如子故愛之極其誠憯怛謂懇切肫摯也孟子云教人以善謂之忠利順也順其性而道之虞書所謂敬敷五教在寬是也愛則民安教則民敬威而愛謂民皆畏敬舜也富而有禮則民與讓惠而能散則民與仁不第

敬愛其上而已也君子謂在位諸臣尊仁畏義冐下數句恥費輕實謂儉而廉財利者仁義之賊故特言之忠而不犯四句各二句爲對書所謂直而溫寬而栗是也文謂有條理靜謂渾穆簡易也又按以上五節尊舜而貶三代乃老莊見解非孔子之言

陸氏奎勲曰此夫子雅言書也論語中如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四章豈是無端發歎後儒但以刪書刪詩歸功聖人不知就所傳而論定焉已足爲千古發矇

姜氏兆錫曰至者言後世無以加也文質二者不能

相無而各有所主故各謂之至殷尙質亦言文者親周則質親夏以上則爲文與　又曰生無私有天下而不與也死不厚其子爲天下得人也必乎斯民如此惟父母之于子能之憯怛之愛猶慈母之愛非泛愛也忠利之教猶嚴父之教非苟教也凡皆發于其誠此所以親尊兼至也安而敬不偏于柔也威而愛不偏于剛也富而有禮安處善樂循理也恭而能散賑之絕也此皆言其德之盛尊仁威畏義而不敢違理耻費輕實而不敢狥欲忠以自盡而不傷于慈義以取正而不傷于割文以相接而不傷乎動寬以有

容而不傷乎蒙此皆言其化之神也

方氏苞曰上恩利民忠也以忠于利民爲教故入人深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

浙江官書局刊

樊　熙校
吳錫庚校
丁立誠校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一

仁和杭世駿大宗撰

表記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朱氏軾曰資兼謀與憑藉二意惟其有藉於是故豫謀之言而不行是空言也故必獻身以行其言而後知言之非虛是以獻身成其信也

姜氏兆錫曰資藉也自獻如書自靖自獻之獻先形

于言以爲藉而後獻其身以行之言得行而信成矣不然則不苟以獻也應氏曰古人言於先而信於後無不酬者若有莘之幡然說命之三篇管仲之於桓公樂毅之于昭王是也後世若登壇東向之答草廬三顧之策亦庶幾焉方氏曰君無爲也故有責于其臣臣有守也故有死于其言惟加是故祿非尸而罪益寡矣　此章十二節皆言人臣進身守官之道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黃氏震曰橫渠病漢儒之說太卑故陳高論以張之

耳本文所謂大利明指大祿而言未嘗及於行道特以小言不敢望大利爲安分義各有在也

陳氏澔曰不家食吉謂大畜之君子其德所藴者大則當食祿于朝以有爲于天下而不食于家則吉此言不以大言受小祿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案大畜卦以艮畜乾艮賢乾君賢能以正道君故君尊之在上而養之此賢不食於家也

姚氏際恒曰此言之謬夫人知之不復辨

朱氏軾曰人臣敬事後食所望于社稷蒼生有裨耳而君之于臣又不可無以報之君子謂君受授也

方氏苞曰利者利于國利于民也事有大小而言隨

之故所望亦異所入者大言而君加以小祿則終不能行其言而道有所屈矣故不可受而位引身以退其曰朝廷不辭賤者百官隨分以效功不以大言受小祿者君子爲道而自重也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尙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陳氏澔曰自所由以進者也

方氏苞曰待君之求不自干進或因人以求進也

姜氏兆錫曰下達註謂以私事自通於君也如長君逢君之類尙辭利口捷給也如嗇夫喋喋之類自者

所由以進也如比癰疽寺人彌子之類小雅小明之篇以與也言人臣能安靖敬恭其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其神明聽之將用福祿與汝矣

于曰事君遠而諫則讇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

孔氏穎達曰遠而諫謂與君疏遠强欲諫爭則是讇佞之人望欲自達也

石梁王氏曰遠而諫則讇非孔子之言

姚氏際恆曰疏遠而諫謂越職則可謂讇則非焉有諫而謂之讇者哉

陸氏奎勳曰正有合於時中之學石梁王氏妄駁試

觀夫子之論泄冶郎近亦有不必諫者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姜氏兆錫曰孔氏訓大臣爲牧伯呂氏又訓爲卿今以緇衣篇推之邇臣對宰與大臣而言邇臣爲近二者爲遠邇臣爲小二者爲大則邇臣乃宮正內宰之屬而大臣蓋以上公爲二伯如周召之屬與

方氏苞曰侍御僕從朝夕君側必能可否相濟然後君德正宰正百官則內治修大臣慮四方則外患弭宰非不慮四方大臣非不各正其官屬也而職任所專則不可混唐虞百揆亮釆惠疇四岳賓諸侯成周

一相治內二相分陝蓋古制如此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姚氏舜牧曰龍逢比干之諫可謂非陳乎然非二臣之心也欲不欲原其心

姜氏兆錫曰人臣之道蓋其分所當爲而已故不欲陳也詩小雅隰桑之篇瑕詩作遐何也詩謂我心旣愛此賢者而何不有以謂之則我亦中心藏之而何日忘之乎此借以明不陳之意非謂直以默無一言爲愛也夫聖人固言事君欲諫矣豈如後世以一鳴

輒斥禁其下者哉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

孔氏穎達曰此明臣事君當使賢與不賢分別之事有序謂賢愚別也亂無別也

姚氏際恆曰此一段乃爲名言

朱氏軾曰進易退難者貪位者也吾賢于人而貪位不賢之人有居吾上者矣吾不如人賢而貪位賢人有蔽於吾下者矣賢不肖倒置所謂亂也

子曰事君愼始而敬終

姜氏兆錫曰愼而敬之所以有序而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君吾弗信也

姚氏際恒曰說者多引孔子去魯遲遲吾行孟子去齊三宿出晝爲聖賢彌縫不知無事此也此但爲中人說法不必大聖大賢也

方氏苞曰去國無至於三之禮蓋諫謀屢不用也此謂羇旅之臣必出境以明義若父母之邦則歸祿與政焉可也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

亂

徐氏師曾曰君之所加即命之所在故順受而不苟為趨避若非義則雖富貴生全以誘之貧賤殺戮以怵之終不肯從君於昏也

朱氏軾曰枉道謂之亂可殺而不可使亂庾人之不枉是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避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

辟音避難乃旦切朝音潮

朱氏軾曰不得志有二一違其願一違其才違其願者如北山詩人勞於王事不得養父母之類是也違其才者或才大而局於小或任重而屈于力如士元不堪百里孟公綽不可爲滕薛大夫是也孰慮而從者靜氣平心周咨博考務於國事有濟若必不可爲亦不得勉強以辱君命可爲而不爲非避難即辭賤也不可爲而爲是重違君而輕誤國也經言從不言不從然而孰慮而從則亦有不從者矣

姜氏兆錫曰亂謂悖也避難辭賤則將不履其事矣非悖亂而何哉從謂從事也得志不敢以自滿故慎

慮而從其或不得志亦不敢以自懈故熟慮而從卒事則致爲臣而退二者惟計國事之善敗故不計臣心之欣厭故爲厚也易蠱之上九爻辭必不事王侯乃可高尙其志故斷章以明之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姜姜鵲之賁賁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彭氏絲曰引詩證君之逆理臣下不苟徇也

姚氏際恆曰臣有逆命句大非鄭氏以爲君不易解之然則可爲爲臣者訓乎或作如後世不敢奉詔封

還詔書之事然本文非此義且不可以之立訓也又曰引詩義取垂教于世若此詩則爲衛人代惠公之言刺小君者今引之以懟怨其君爲無良可乎嗟夫禮記後出其言龐雜如此不若離騷美人香草之思猶是聖人之徒也

姜氏兆錫曰士謂臣也舉下以明上也天子受命于天而臣乃受命于君相因之義也逆命謂可諫則諫不可諫則去也詩衛風鶉之奔奔篇彊彊奔奔居有匹而飛相隨之貌言鶉鵲猶皆不亂其匹也而宣姜與公子頑非匹而相從無良巳甚我乃以爲小君子

引此以證命逆則逆之意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於有疾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

鄭氏康成曰行有枝葉所以益德也言有枝葉是衆虛華也枝葉依幹而生言行亦由禮出不問者皆辟有言而無其實孔疏戒其不得虛言也水相得合而已酒醴相

得則敗淡無酸酢少味也接或爲交盜賊也孔甚也

餤進也

姚氏際恆曰郝仲輿曰不能則不閒此深於涉世者耳非至德之要愚按此言在曲禮猶曰訓童子可也今上承天下有道無道下起君子小人之交言此尤不類　文曰君子之接如水四句本莊子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親小人甘以絕何以知記文用莊子觀其交爲接用字甚生如水如醴少淡甘二字句法晦澁不若莊書自然易親絕爲成壞此二字仍貼水醴不貼交義不若莊書以淡

甘貼水醴以親絕貼交義之完善也

姜氏兆錫曰盡猶概也謂不以辭而概其人之實也

行有枝葉根本盛而暢茂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辭

有枝葉則蕪蔓而已是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辭之難

以盡人也如此故君子自處凡其不能行者則置之

而不徒以甘言相接也詩小雅巧言之篇盜言謂讒

盜之言餤猶進也一謂畜於內也　此章五節皆明

君子言貌之實此推本於世道而深慨之以致勉人

之意也

方氏苞曰人有虛言而無實用者又或訥於口而明

于心皆不得以辭盡之行有枝葉如事父兄賓旅睦親黨其儀節益詳也唯有道時乃能然生民狹隘使民酷烈則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不能賻不能饋不能館而漫爲是問是過爲枝葉之言而聽者亦將薄之水惟淡故味不變醴則甘而易敗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善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陳氏澔曰詩人憂昭公之無所依故曰其於我而歸稅乎說讀稅舍息也

姜氏兆錫曰以口譽人徒口惠而已非忠也國風曹風蜉蝣之篇說舍也息也詩人念昭公之無依故曰心之憂矣其於我而歸說乎引之以明忠實之意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黃氏震曰諾而不予者虛言絕而不許者直情故寧此勿彼
彭氏絲曰口惠如晉許賂秦列城五既而背之此怨菑所以及也

徐氏師曾曰詩言今之反覆乃始者不思之過也喻今之見責于人由始不思而諾之耳

姜氏兆錫曰巳之言止謂止而不諾也與以諾而見責甯以止而取怨也

方氏苞曰初有怨而後解釋怨猶可巳若負諾責則怨望無巳時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陳氏澔曰情欲信即大學意誠之謂也巧當作考即曲禮則古昔稱先王之謂否則爲無稽之言矣

石梁王氏曰辭欲巧此非孔子之言巧言令色鮮矣

仁

姚氏際恒曰辭欲巧夫人知其謬不復辨

陸氏奎勳曰辭巧而本于情信雖巧無傷矣集說必欲改巧爲考令儀令色何以見美于詩人

姜氏兆錫曰陳氏王氏之說略同以上文推之當如陳說爲是蓋音與文並誤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以不犯日月不違卜筮卜筮不相襲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不違龜筮

朱氏申曰外事郊社之祭剛日甲丙之類也內事宗
廟之祭柔日乙丁之類
陳氏澔曰詳文理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牷禮樂齊
盛之下
姚氏際恆曰不犯日月不違卜筮本春秋魯卜郊爲
說不犯日月如三傳皆謂四月郊非禮而公穀謂九
月郊不宜是犯也不違卜筮如三傳皆以三卜爲禮
四卜爲非禮四卜是違也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
有筮亦謂大事卜也有時日如郊特牲謂郊用辛是
也卜如穀梁謂上辛不從則卜下辛是也　又曰陳

氏集說引劉氏之說疑經失及與他經多有不合成容若集說補正一一駁其非今加詳覈之亦各有是非也劉疑經文言事天地神明無非卜筮之用是用卜筮又云大事有時日是不用卜筮以爲不合成駁謂卜牲與尸仍用卜筮此本註疏然亦非止卜牲與尸也說見上 劉疑此云無非卜筮之用曲禮云大饗不問卜周官大宰祀五帝卜日大卜大祭日眡高命龜以爲不合其謂與曲禮不合是也若周禮則不足據成駁引曲禮鄭註謂莫適卜屈曲禮以從周禮不可從劉疑曾禮有卜郊之文郊特牲又有用辛之語以

爲不合成駁引穀梁上辛不從則卜下辛之說證之

是也且郊特牲亦有卜郊之文劉未考爾劉疑卜筮

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而洪範有龜從筮從龜逆筮

逆之文簭人凡國有大事先筮而後卜大卜凡小事

涖卜以爲不合其謂與洪範不合是也若周禮則不

足据成駁謂卜筮不相襲大事卜小事筮謂卜祭祀

言之謂大祭祀用卜小祭祀用筮曲禮卜筮不相襲

亦爲卜日言之其說恐武斷劉疑外事用剛日內事

用柔日郊特牲社用甲召誥丁巳郊戊午社洛誥戊

辰烝祭歲以爲不合是也成駁引崔氏謂外事指用

兵內事指祭祀鄭氏以甲午治兵爲剛日之證而不以郊社爲外事皆繫曲說引之非也

朱氏軾曰無非用卜筮謂牲物皆用卜筮也所以然者以上帝不可以私褻事也言上帝地祇可知矣不犯日月犯亦違也謂除一定之月月不可違其餘槩從卜筮而卜筮又不可相襲襲謂重複原本不相襲句割屬下節未當　又曰按此節承上節謂祀上帝不犯日月若祀別神則無定日而用卜筮不違龜筮照陳註在是以無害上似當

陸氏奎勳曰不犯日即所謂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

日也不犯月即所謂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
閉蟄而烝也不違卜筮如卜牲卜尸之類原可不承
日月而言然夫子之意實爲魯郊而發按定十五年
夏五月辛亥郊五月非郊之時春月不吉轉卜夏是
犯日月而違卜筮矣夫子譏之亦春秋之義也
姜氏兆錫曰事天地之神明謂事天地間之神明也
以上文大小內外之事推之可見其統稱事上帝者
蓋亦舉其大者言之與用卜筮爲誠敬不用爲褻故
凡擇日擇牲之屬無不用之也犯之言侵也如祭天
地用二至日之辛日四時迎氣用四立之日之類則

不以他事侵犯此日月而廢所嘗也違之言去棄也如其月當用之日則卽以卜筮定之必不敢棄卜筮而自用也　此章五節言祭祀卜筮之禮而此首發之也此以下言祭用卜筮而或單言祭或單言卜筮凡皆以申之也不相襲詳見曲禮所以各不相襲者以用卜用筮各有當不可以不得吉而襲用也凡大事當用卜而祭之大事其無定日者當卜日與牲而有時日但當卜牲而不當卜日故此不質言其卜但言有時日者以別之而已若其小事無時日當筮故質言其有筮也此卽事之大小以見各用卜筮之宜

也

方氏苞曰雖圜邱方澤牛亦須卜故曰無非卜筮之用大饗不問舊說專指春秋明堂之饗以事義揆之唯圜邱方澤期日一定大司樂有明文若當冬夏日至王喪未殯祭亦宜廢既殯則嗣王越紼而往故無所用卜若四郊迎氣之日或王有微疾不能行禮或期功重喪未殯不能致其誠壹則不能以此而廢郊必俟疾愈喪期少遠而後卜日所謂不敢以私褻上帝謂此類耳明堂大饗以季秋之月無定期禮宜卜日與祀五帝同羣言紛亂經傳無徵惟以事理爲衡

以後後之君子可也李光坡曰不祀日月恐是遭喪後當郊社常祭之日自啟至反哭避此日非他祭卜日之謂也

子曰牲牷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

黃氏震曰牲牷禮樂齊盛有常故幽則無害乎鬼神言不廢祀也明則無怨乎百姓言皆正供也

陳氏澔曰詳文理不違龜筮四字當在牲牷齊盛禮樂之下

姚氏際恆曰孔子解此節謂牲牷禮樂齊盛三者皆不違龜筮陳可大直謂不違龜筮句在牲牷禮樂齊

盛之下郝仲輿謂子曰二字衍俱未詳

姜氏兆錫曰此即聖言以結祭用卜筮之意按古本舊文如此乃陳氏謂此上不違龜筮四字當在此牲牷禮樂齊盛之下今考禮有卜牲之文而禮樂齊盛初無用卜筮者何得以不爲卜筮承之乎細玩文義此如上篇先列殷弔於壙周弔於家之禮而後孔子繼以所從本篇先列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之詩而後孔子明其所好乃經傳論列之通例也蓋惟大小外內一決於龜筮而不敢違故其用牲牷若禮樂齊盛之屬得以神人皆順如此然則記者引子之言正以

釋章首不違卜筮之意而贊其善也其不可率改明矣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於今

徐氏師曾曰有恭敬之祝辭則誠足以饗福無求福之大欲則專乎報本故不美多品而祀易備也由是神格鬼享降之以福由身及其子孫而有國有天下也

朱氏軾曰富福也人之求福甚奢神亦難厭其欲若后稷之祀神之福之易易也辭謂祀嘏之辭如周禮

大祝掌六祝之辭曰祈福祥求永貞之類后稷之辭則不重此但致其恭敬而已盡其欲儉不願望大福富之易者然雖不求福而其福自及子孫故引詩以證之

姜氏兆錫曰富猶備也辭恭者謹而不放欲儉者壹而不散此其祀所以易備而祿及子孫亦不嫌於不備也詩大雅生民之篇兆詩作肇始也庶無罪悔明辭恭欲儉之意以迄于今明祿及子孫之意此因上節所謂無怨害者引之雖不言卜筮而卜筮在其中矣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

徐氏師曾曰龜筮者聖人所以寓神道之教者也故其爲器可畏敬而不可褻玩焉古者大事卜小事筮唯天子至尊則大小事皆用卜而不用筮諸侯有守國之筮則大小事皆用筮而不用卜然天子亦有用筮時如巡守征伐出在途有事則筮明殺於在內也諸侯亦有不用筮時蓋守筮用於本國若在他國則不筮不欲人疑其吉凶之間也天子亦有不用卜時蓋其適諸侯則舍其祖廟居有常處不須卜也然此

亦大略言之以見大人之器當威敬耳

姚氏際恆曰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

侯非其國不以筮解家之解不一惟項平甫解爲明

曰諸侯非其國不以筮筮瀆不出國是以有守筮天

子所在爲家雖在道亦以筮故無守筮也卜宅寢室

天子不卜處太廟諸家尤解不一註疏曰諸侯受封

乎天子曰國而國惟宮室欲改易者得卜之耳天子

建國之時總卜其吉不待更卜處大廟所在以其吉

可知一說也張子厚曰諸侯適他國惟卜寢宅而已

不卜處大廟舍諸侯祖廟爲常故不卜一說也呂與

叔曰宗廟有定位雖天子不卜惟宅寢室則卜之一說也項平甫曰凡爲宮室者寢室宅其中宗廟處左卜室者卜其中而已中定則左右可知故但卜寢室之所宅不卜宗廟之所處雖天子之廟無卜也諸侯以下可知一說也按諸侯說仍當以註疏爲近蓋謂諸侯得卜改易所宅之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之地所以然者見諸侯亦卜天子亦有不必卜者也如張說諸侯適他國館舍自有常處豈能有多處以待卜吉乎如呂說天子既卜建國前朝後寢卽建國之處豈必又卜之如項說卽是卜建國也何以云寢室故

愼不從

朱氏軾曰威畏也龜筮尊嚴使人畏敬也天子卜諸

侯筮言龜筮尊嚴不得任意輕用

姜氏兆錫曰大人之器謂龜筮也以其主神道之教

而爲王侯之守器故稱大人之器此所以威敬而不

敢褻也天子無筮重守龜也諸侯則有守筮矣天子

非無筮侯國非無龜龜重於筮故其用如此天子無

筮惟在道則以之諸侯有守筮所以非其國不以也

凡皆筮之威敬之意也宅居也諸侯在他國雖不筮

而所居寢室必愼而卜之天子無外其在侯國則處

其大廟矣又何事卜哉此又卜之威敬之意也　又曰註曰威敬言其用之尊嚴也天子無筮謂征伐巡幸之屬天子至尊大事惟用卜也諸侯有守筮謂守國之筮國有事則用之天子將出用卜道有小事則用筮若諸侯在他國則不筮矣

方氏苞曰卜宅寢室主國卜之也客不筮恐人疑主國卜宅寢室以處之所以愛敬客也卜重於筮註云不以筮恐人疑卜之轉不疑乎天子道以筮諸侯乃道以龜乎天子不卜處太廟亦所至之國不卜耳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

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孔氏穎達曰敬事君長謂諸侯朝天子及小國之於大國

徐氏師曾曰祭用祭器燕用燕器禮之常也唯主人敬賓則變其常而用祭器以燕之此天子諸侯待來朝之賓也是以諸侯守其常見之期而不敢廢卜其貢獻之禮而不敢違凡以敬事天子及大國而已是賓主交致其敬也由是敬道行而上不瀆下不褻矣

姜氏兆錫曰君子通王侯而言用祭器明不用燕器也君謂王國長謂大國也敬其賓客饗獻之禮故來

自侯邦及與國者必用祭器以待之敬其朝聘貢饗之禮故往於王朝及大國者必不廢其朝會不悖乎神明以行之蓋尊者接之以禮則卑者事之以忠而凡上於民之不瀆與下於上之不褻此理並同也故文推言以發之

方氏苞曰此人臣膳君之禮天子適諸侯或諸侯燕於諸臣之家則用祭器卜日而請之春秋傳陳敬仲飲桓公酒曰臣卜其晝燕古有此禮若天子諸侯禮朝聘之賓雖用祭器而無卜日之禮且不宜曰以敬事其君長

續禮記集說卷九十一

浙江書局刊

樊　熙校

吳錫庚校

丁立誠校